

甯誌備考卷十一

當湖鈍叟趙惟稟輯

遺文

綠遠堂記

陳申謨 邑令

余至海昌之二年既葺故亭而新之榜曰仰高矣直亭而南不十步有堂巋然上漏旁穿左右之柱苟勿壞前楹僅有存者三之一就其中增崇之為室方丈今亡矣不知廢於何年追尋遺址尚可想見詢之里人張似之云綠遠之名得自張橫浦先生蓋取王荊公一水護田之句諷在職者使知農田為重務意也余特加修緝以著遺範堂環向皆牕戶無所恃為面易傾圮稍於其西

甯志備考卷十一

遺文

一

記

立壁俾無頽陽橫雨之窘移植醱醱於後即廢址為架敷條舒蔓其下可坐十人餘則盡循其故春夏之交雲隴收黃雪縑堆白稻田桑野葱蒨彌望主人休其心於觀相彈琴不下坐見穎粟堅好之實邑民相與飽食而嬉里胥足不及門賦輸告辨吏責塞矣若乃春月流天惠風飄香燦朱日之韋紅爛花燭之流光合栝促全酣歌醉舞委治課於亡何有之鄉則非先生命名之意余恐有耽斯堂之勝而以民事為緩者故併書以記

仰高亭記

陳申謨 邑令

海昌邑治凡為遊憩之所五茲亭表出本末下瞰河兼盡登臨之勝他莫及也屋犬敞日益甚客來不旋踵去



之懼將壓焉予初至官歲仍饑終日理訟牒局束廵案上無暇絃歌之適足跡不至亭者累月明年春一雨涉兩旬椽撓瓦墜向之傾者今且扑又甯計亭之有無失今不葺異時者或訪故址於荒榛草棘中間所從壞必謂余始也余固因其傾而正之易其撓者而新之前除有古桂參立如拱揖然主人立亭上笑語聲落亭下市之東西行者必舉首駢肩以望亭故有名不雅馴乃取杜子美句更以今名顧余方折腰五斗負弩矢役事上官走吏持一紙文書至庭占報小緩則出不孫語低頭愧見野人其為卑辱莫甚每一登亭窺月窟之清華挹玉宇之涼颼使人心開目明飄飄然若凌青雲而上層

甯志備考卷十一

二

霄霄直將扶飛僊以遨遊也豈不亦甚可樂哉後之覽者能勿謂余以卑之無甚高論幸矣時在淳熙十有一年九月既望三山陳申記

丞廳記

陳昱謨邑丞

縣之吏長曰令貳曰丞丞之品卑而於縣無不當治實替令者也官稱疑丞已見於古自秦漢後又有丞相之號逮今宰輔之屬御史之副卿監之佐皆置丞焉雖小大之治貴賤之位邈然不同其為貳以替其長則均矣且百里以為縣付之一令政無巨細事無緩急是非予奪悉聽裁決有簿以謹籍有尉以職警惟丞無所專凡令之治皆得而可否之丞之事豈不重與令賢若才則



拱手坐觀其成否則必責於贊佐詎可虛丞也顧勢偏位等丞多犯權令不少貸則令與丞或不相容而儒者畏此至不事事持時充其員焉耳昌黎公記藍田壁曰勢反出簿尉下意正謂此國家修明百度董政治官自崇甯來縣有令者悉補丞鹽官為杭支邑負山帶海戶三萬布穀饒衍商賈阜通賦多訟煩加於諸邑吏不勝其治分於丞者良亦不簡乃縣之有丞也甫十年設官之初每事草具廨舍隘陋而又枝梧補苴殆不堪處政和六年余來為丞偶值賢令繼治得以委蛇退食顧所居圯壞壞意一新之明年乞厥費於常平使者得錢十有五萬又遺利稱是孟冬始作增故易新為楹四十

閱八十有五日而成夫詔令簿書廬舍皆治具也可廢一乎為治者獨奉詔令嚴簿書至廬舍則不以經意謂奉養之私疑於嫌至不易一瓦木以博甯靜名蓋不思之甚也又奚奉詔令嚴簿書之足云因記以告來者政和八年朔正月朔旦建安陳昱記

丞廳後記

張少良撰邑人

廬陵歐陽公克世丞鹽官之明年歲大稔民輸無逋迺財餘於縣庀材募工因故宇之敝而葺新之由寢至堂貫以大屋傍設牕檻內自庖廩前及門廡增新易舊各當其所於是丞之居遂甲於邑寮邑人張少良因其請而為之記曰官有舍居者治之職也人情為已亦然



便安自適卑庠是耻其習於窮陋頽圯不振以苟贏其身者非窘於財則憚於役非鹵莽於奉職則忌不以利遺後人賢與能弗為也然官有閒要則役有難易丞邑佐也束手令下不得擅舉必咨可於文令文墨奔走之吏不足使令於他司則丞乃往往獲用平居庭可設雀羅一旦興役孰與共事者公之為是舉也孳孳乎其勞且難哉舊宇改建於政和之八年迄今五十餘載公之前歷政不利七年之中以家難若病且不祿不及終更者凡六人其懷章而不至者又幾年用是廢益甚公至則有壓焉之虞徙客浮屠舍及瓜纔數月耳工既集終其去不一日居焉原其用心秋毫不顧已而塵若是非

才足以副其志弗能也昔魯有叔孫子所館必葺去之日如始至左氏書之君子以為忠公今葺而弗居賢於叔孫子矣述其事以諭來者少良所不敢辭也公字似之文忠公之曾孫云時在瀆熙四年正月 日

宋縣令舊題名記佚其半

無名氏

天下之職惟縣令於民為最近古以為教化之本今以為仕進之漸古之秩優而任簡故教化淳而風俗一今之勢輕而責重故仕進而賢愚混古得之於擇才今失之於限考故雖有慈惠強果通敏端潔之士跼於位卑權小而欲設施事業振起功利安可得哉以是及期而來任滿而去苟逃瘵官馴至美爵者比比然其間能期



會簿書督責賦稅便民不敢越郡而訴吏不能肆已之巧者亦足為善令矣大梁劉君誠之以文章登進士第以器能被當塗薦試刃茲邑希蹤往哲以恩撫焚與春同熙以威肅奸與秋同列刮磨病弊修舉廢闕有一未及歎然於中嘗欲以下脫簡按查題名在天聖中有劉舜卿在嘉祐中有劉拱在紹興中則有劉偉劉開士敘中所謂劉君誠之未知其謂誰也按張無垢作續題名記云縣舊有題名自雍熙至崇甯止查崇甯以前止有劉拱拱在嘉祐五年去崇甯已歷英神哲徽諸帝亦幾五十年矣其在拱後者又不知誰為記也姑存其疑以俟

甯志備考卷十一

五

宋縣令續題名記

張九成撰邑人

無為胡熒與立紹興戊午三月以學行承天子命來宰是邑下車之明日出條教數章告吏若民行之期年百廢具舉頌聲載塗郡太守部刺史交章論薦邑中士君子至交袂相賀蓋喜斯道之復見也縣舊有題名悉書前令名銜自雍熙至崇甯止胡君慨然曰盤盂有銘几杖有戒所以警不明而懲不恪也令賢不肖指其名以詢於衆雖百年如前日事使人恐懼歆慕其可廢也哉乃考諸圖牒稽諸父老得十有四人刊於碑陰且求余為記余辭不獲命因為之說曰昔公琰非百里之才淵明有束帶之嘆後世動以藉口是皆聖門罪人昔吾夫



子為委吏則曰會計當為乘田則曰牛羊茁壯長使推而宰天下即伊周事業也百里之地有民人有社稷足以行吾所學又何蔣陶二子之足法哉後之君子毋惑於邪說毋忘胡君恐懼忻慕之意庶幾見吾夫子用心而不為聖門罪人紹興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紫金魚袋張九成撰併書

宋監稅廳題名記

朱鏐監稅官

姑蘇朱鏐司征海昌之一年訪諸故老得中興以來居是官者凡三十人嗟歲月之遙邁恐姓名之湮沒謹書而刊於廳事之棟<sub>開</sub>庶後之君子因有攷焉開禧丁卯良

甯志備考卷十一

月中翰識

宋買納廳題名記

王墀謨買納

廳有記所以記居官者姓氏去來之月日也其人賢固將因姓氏月日而得之其不賢亦將因而得之是則廳之有記非徒姓氏月日之謂勸戒之道實寓焉是烏可已鹽官有監肇自太平興國所以總納諸場之鹽課如上管下管蜀山巖門南路袁花黃灣新興皆隸於此其廳治在縣南一里許考之圖經舊曰臨平監而後改今名總催煎場十而今止存八至其所以更廢之故則缺焉不書歲合八場之額以石計者凡十三萬九千有奇在臨安四場中為最大宜其體存事備乃問之廳記則



闕如也豈歲月之久其間或有所湮廢耶抑亦事務叢  
委不暇顧也余竊念之因求諸故實則紹興以前已無  
得而考紹興以後名氏僅存而大畧亦可睹矣則其為  
不暇顧與或有所湮廢也固宜有如此年海鹽之郭公  
棐金華之唐公仲義皆自是更秩人多稱之而亦於是  
不及豈其不屑也或曰不然彼二公者近不及半歲遠  
纔越歲餘或承前人廢弛之後或當好事紛更之始補  
苴罅漏因事制宜如錢弊於混淆則為之名分件別而  
使籍有所考如鹽患於耗折則為之拖欠還剩而使責  
有所歸上下始安詞訟乃息鹽塲至於今不廢繫詐之  
力也且子三年於此不有彼之勞安有子之逸不有彼

甯志備考卷十一

七

之始安有子之終然則非彼責而實子責也余曰然於  
是以其得諸故籍者紹興以來凡十有八人悉刊諸  
石使來者有攷云慶元三年閏六月初吉文林郎監安  
臨安府鹽官縣買納鹽塲山陰王墀記併書

催煎廳題名記

談鑰謨催煎

漢會稽郡海鹽故武原有鹽官唐代宗時權鹽杭有塲  
臨平有監今之鹽官縣即武原之舊鹽官買納鹽塲即  
臨平監之舊而蜀山諸塲即杭塲之舊也蜀山名見隋  
志在縣西南二十七里瀕海斥鹵催煎官寓治焉又西  
南十餘里有巖門山亭巒相接總曰巖門蜀山鹽塲紹  
興海岸傾圯乃移治於邑南百許步兼下管催煎淳熙



中又兼上管今所統之場四俗稱西四場者是也鑰叨  
第赴調授任於此及缺聞鄉先達言父祖為是官時事  
簡課辦自初官至秩滿率用賞極選階私竊慰幸謂賞  
非所覲得優暇習故書足矣暨至眎事按籍則職務叢  
委課或虧負文移呵問時時有之與所聞弗稱豈時與  
事異耶抑因仍以至是也載念古昔廳有壁記所以識  
名氏為勸戒聲叟營道刺史之作最為直筆今邑官諸  
廳悉有之此獨虛闕嘗有意焉承乏之三月竭慮補鑄  
事稍就緒會邑甚早使者以朝命差稽察賑濟督課之  
外賦廩勸分為日不給既又被鹽使掇監仁和納場又  
易押黃姚袋兼本司主管文字今年二月始力請得還

以溢額槁格得錢三萬又得石於邑長因詢訪前政得  
龍渡以來十八人命工鐫刻疑者闕之若其人之如何  
鑰踈戇無能測識稽諸既驗則已有持節衣繡者把麾  
凝香者乘二車而五子蟬聯桂籍者階陞朝列而後嗣  
登瀛握蘭今為本道憲使者其間蹭蹬不偶者亦不少  
去此永遠而未躋膺仕者亦有焉雖福善之應則有未  
盡而天定之際或不可知使繼此者觀之庶幾有攷且  
得以屢書貽後云清熙十六年十二月朔吳興談鑰記  
併書

南南路鹽場題名記

陳桂催煎官

官所居有題名所以紀去來之年月使後人有攷也催



煎卑職越在海濱不與邑官等去來若不足計然此場課額以石計者歲六萬五千有奇較他場差重彼皆有壁記而此獨闕至創始更革之因亦無所質訂豈舊皆武臣充此不以是事為急耶抑廢弊久因仍不暇及也今撥隸帥府場事一新又更端之大者是烏可無記因詢前政嘉定前姓氏湮沒已茫無可據自壬午改用文臣得吳文林而下數任請刻之石間以示後其攝職者去來非一莫記月日姑隨所傳繫於正仕之下庶併有攷云時淳祐五年仲秋朔日監臨安府鹽官縣南路鹽場兼浙西安撫使司僉廳永嘉陳桂識

放生池記

傅益謨 邑尉

甯志備考卷十一

九

宋有天下餘二百年列聖相承專以仁覆宇內郡縣之官惟思所以奉行上意雖動植至微之物各得遂其生長之宜故於震索之日守若令必率官吏致嵩呼之祝且集羽毛鱗介之屬為亭以臨縱之盡臣子報上之義也鹽官放生池舊在安國寺左歲月滋久亭圯不治地復隘陋無所容不足以推大好生之德然邑通天府令多疲精神於簿書獄訟欲更創而新之未遑也聖上嗣位之四年沛澤洪深浹洽萬類朝奉郎知縣事臣施枱考書三上人安以舒百物順成乃經理縣之北郊面湖為亭三間基址宏敞波流洋洋延袤通達即放生之名以揭於勝克廣帝心虔祝皇壽俾曰飛曰潛翔舞歡躍

按枱字是枱字



極天淵之樂獲與斯民偕躋仁壽之域顧不偉與是役也不勞民不侈費始於七月之初以八月晦日落成邑人聚觀嘉賢令之愛君也為刻堅珉以傳永久時在慶元四年

顏魯公碑記

米黻撰

魯公為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往諭諫者甚衆德宗問杞對曰真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懼服臣常父事之今遣使不為賊憚則辱國紛紛之言何足聽陛下當自斷之母惑衆意德宗不能奪遂遣之入知公不還矣親族餞於長樂坡公既飲乃躍上梁跳躑謂餞者曰吾前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

甯志備考卷十一

十

自此不衰嘗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山此行幾是與次汜水恍遇陶笑謂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於賊賊平家人啟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葬偃師北山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士奕即而觀之道士問曰子何來曰洛陽其一笑謂曰幸托書達吾家許諾即札書付之其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則塋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皆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卜日開壙發棺則已空矣嗚呼杞欲害公之人而不能害公之僊也烈杞等賊耳賊之殺人有常形公之死且不朽又况不死耶元祐三年適賭郡人新公之祠因得謁拜公像其英氣僊



骨凜然如在嘗閱洛中紀異載公前事考史所載祀拜公於中書與對德宗之言姦人表裏無迂則公之僊復奚疑公之大節紀載多而論次於林公之文為備固已激忠義之頽風沮陰邪之羞魄至仙真事吾又以刻於碑陰為貽續僊傳者襄陽漫士米猷記

魯公祠記畧

曾子固撰

畧曰公初以忤楊國忠黜守平原知祿山必反預為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守杲卿乘其後賊之不敢直窺潼關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公在肅宗朝數正言宰相不說斥之已與為御史唐旻所構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元載欲

甯志備考卷十一

十一

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德宗時楊炎虜杞相益惡公所為連斥之會李希烈陷汝州杞即請以公使希烈而公遂死余觀唐之朝臣多畏怯觀望有能一忤於世失所而不悔者益寡至於歷忤大奸顛跌頓撼經七八死而始終不以秋毫動念者惟公一人非篤於道能如是乎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彼固各有義焉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猶睠顧徘徊隱忍汙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與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

一經堂記

貢師泰撰尚書



一經堂者海昌朱肅齋氏名之以訓其子叅政周公伯  
溫所書也肅齋之子鏊從余遊間致其父言請余為記  
余謂六經並載聖人之道何獨取一經豈不以漢韋賢  
有一經教子之說耶不然將先明一經而他經從可明  
也夫經之目有六為說不同而道則未嘗不貫於一三  
五以降歷世益然遠然其垂訓立教不過數十言而止  
至吾夫子贊序刪正更述<sup>如</sup>作可謂極盛實亦不過數百  
卷而止耳以數百卷之書明數十言之旨簡易精潔如  
天地運行如日月照臨其道未嘗不廓然而公燦然而  
明也及秦漢諸儒各出已見務為專門論議詆訾朱紫  
混淆於是簡冊之多棟充牛汗既以湮塞聖道礫裂經

旨不可究極而近世科目之設則又餌之以著述誘之  
以詞章盡之以記誦假之以經術遂使海內之士疲精  
竭力靡然向風恣為新奇之言巧飾頗辟之見一切逢  
迎苟合以邀進取而六經始為釣功名利祿之具矣嗚  
呼大道之晦一至於此可勝嘆哉向非周程張邵朱呂  
數君子者出孰能發微言於既昧之中尋墜緒於不傳  
之後乎而今之學士大夫執其全書因以潛觀默識旁  
通曲鬯則亦幸矣然亦有讀書萬卷而實無一言之得  
者有深一言之要而終身守之不失者其故何也道之  
明與不明而已是故明經所以明道道明而經無不明  
而鏊也又文公諸孫強志善學其庶幾有得於此與不



然雖日誦六經無益况一經哉

謁雙仁祠記畧

沈友儒撰邑人

余作協忠廟記既成忽夢有二神者謁余而請曰吾烈不減張許蓋為我記余曰諾寤意必兩顏公也蓋甯自錢武肅王立廟祀唐平原太守顏真卿而以其從兄常山太守杲卿為之配扁曰雙仁蓋取殺身成仁之意皇明正德九年建祠安化坊迨嘉靖己酉參伯玉公暨邑侯高公重脩之時崇德呂納言東滙已有記而神復見夢於余余曷敢辭乃齋沐瞻禮而為之言曰唐自天寶之末綠山兵起河北二十四郡望風奔潰常山陽順而陰謀之斬其假子李欽湊首挫賊鋒至糧竭矢盡而

甯志備考卷十一

十三

城陷見執卒罵賊以死其忠肝義胆嚴霜皎日不啻也其弟犄角平原克清土門同日歸者十七郡四方義旅遂爭奮而起使賊不得直窺潼關唐室再造視控扼睢陽保障江淮者甯有畢乎平原策祿山必反預為守具首發逆謀且慨從李萼乞師之請斬首百萬功何偉也歷事四朝正色危言卒為國忠輔國元載炎杞諸奸所構而殞於賊臣李希烈之手曾南豐謂公顛跌頓撼至七八而卒無秋毫顧慮誠知公之大矣嗟乎玄宗不蔽於國忠而任所臣以展其才未必滋逆胡之亂使德宗不惑於盧杞而相清臣以行其學未必激希烈之叛奈何內信讒邪坐觀忠義之俎醢天下幾何而不解體乎



夫哀揚忠義所以砥世風弭不軌也今而後廟貌傾頽將必有繼王高二公以鼎新之者豈惟慰在天精爽將千古奸人之魄於是乎魄禡其於世網人紀有賴哉

安化王祠碑記

沈友儒撰邑人

王之先山東青人也。在宋初家世以將顯。迨徽宗朝有諱梟者以都統屢立戰功。靖康間鎮守太原。粘沒喝攻圍竭力捍禦。久之糧盡援絕。城遂陷。乃與子閻門祇候荀入告原廟。抱太宗御容抗辭罵賊。俱赴汾水死。事聞追封安化郡王。謚忠肅。子荀贈右武大夫。恩州刺史。建炎四年高宗駐蹕臨安。褒錄死節。特與故太傅安化王賜謚忠壯。召其孫沆詣行在。襲封前爵。恩賚甚渥。賜第

甯志備考卷十一

十四

鹽官邑治之西北。安化坊有旨家屬所居。處州縣長吏加意撫存。以為堅守死節者。勸沆居是邑。鑿河洩潮。亦有功於民焉。沆子三忠。恕謙。忠襲武官都督。恕登隆興元年進士。判維揚。謙登慶元五年進士。任三江鹽監主。管恕生珍。珍生輝。紹興四年進士。任朝奉大夫。十一傳元季避兵。有勝一之弟。勝二遷居海鹽。橫山勝三遷北門後。徙蕭山。勝四以嫡裔承祖祀。隨兄勝一遷居靈泉里。生子二。明賓。賓於洪武間以楷書薦。繇中書舍人遷禮部郎中。明生禧。宣德間以稅殷薦。知河間府。禧生本。本生雄。正統間以賢良薦。經歷後軍督府。土木之難。扈征有功。宏治間雄子端從。孫梅以邑庠生呈董學。吳公



即三管墩朔祠祀之嘉靖壬子祠燬於兵火隆慶元年復朔復被燬三年十月明府陳公復議朔五年夏五月而祠成余按宋史金人犯中國其所下城率以虛聲脅降惟太原堅守踰二年為賊所憚則知安化王者不徒以身殉國而震懾強虜保障晉陽厥功不在巡遠下也云云

移建安化王祠記畧

鮑觀光謨邑令

有宋安化王王公忠烈貫日星父子一轍余承乏茲土因脩祀事典得王遺事讀之使人毛髮欲豎非所謂青魂血化千年為碧者耶祠在三管墩去邑治五十里年久圯壞碑仆像毀殊不稱崇祠意查得縣西有安化橋

甯志備考卷十一

五

橋東安化巷有安化坊則王之舊第當在此然王謝燕泥墮百姓家令人歎歔弔遺烈耳余視縣之東偏有隙地謂足安王之靈乃出官帑肖王像其中歲時致祭以昭報也查王之支裔可二千餘指而祭田僅六畝余因為規料每人月出銀一分不能者半鋸一文亦足致孝思殷饒者什伯惟聽則一歲所積足當中之產再歲可知矣三年五年又可知矣即增飾殿宇焜耀河漢不亦可乎然後以宋書所載王事鐫之貞珉與天壤同敝王氏子孫其有意乎慎毋惜阿堵俾前烈之不光也

重建衙齋記

趙維寰

甯學之教諭齋舊在明倫堂西方幅畝許為屋三層層



三間旁有側披以褊甚簷外幾不容武室中黜黜處室者如處井底云且不知建自何年余以天啟乙丑抵甯則敗堵頽垣中外相望洞如矣視其樑柱朽者半蠹者半每風雨至左堂右殿若張兩腋護之以是得不傾然不傾於飄搖不能不傾於蠹朽其積漸也余怵然省曰吾道之窮至是乎朝不食夕不食而為此免死仕也不死於饑餓乃死於巖墻耶戒行李勿入徘徊東北顧得經閣之下棲焉蓋余自辛酉鼓盆隨侍唯一二諸孫暨蒼頭四五輩原無須曲房邃室也顧閣最高爽其上八牕玲瓏以望海觀濤奇絕而集風雨亦奇惡丙寅秋孟之朔狂飈猝發剝牕紙盡水從閣上注卧榻欲浮傳言龍

戰岌岌乎殆哉不勝性命之憂矣自是乃厓轍乘之慮還就衙齋謀畫撤其舊而新之或謂余曰脩葺學舍有司事也何自苦余曰不然今天下事大半廢於諉卸余竊鄙之當事者方以非身履其地也故秦越視而余又誰諉乎則又曰緝舊易耳圖新難子祿入幾何能堪此余曰凡今仕塗之感額官貧者皆欺人也余祿誠微佐以羔雉為子孫庀田舍則不足為戶牖計綢繆則有餘矣或又曰子非家於是而安用是長慮為余曰人生在處遠廬誰為我家者必以我家也營之非我家也置之子必能必瓊臺瑤宇之不為荒烟墟墓乎吾吾非家於是而繼吾至者皆吾徒也莫長於傳舍而家為逆旅子



何見之跼也於是八月朔鳩工歷九月杪竣役而余遂以十月朔徙行李宅其中蓋甯學教諭齋之重建始此不可無記記其址齋後故有蔬圃余併入之廣其址可二畝記其屋屋仍三層層廣為五間其前一層中三間為講堂東側一貯文卷西側一虛以寓客其第二層中一間為便坐東二為書房臥室西二一貯書籍一為庖庖宜徙後側披余鮮家累聊取便耳後五間以居童僕記門徑則最前為墻門門外有照墻墻之前後有甬路皆砌以磚避泥淖也記屋壁內壁編竹塗墜而粉白其外壁則盡用並方磚夾砌之其址盡實以石惧易圯也記外護則自後一層以及前兩層之周圍皆累土築墻墻

甯志備考卷十一

十七

必斷椽覆以瓦懼易墜也記簷前天井凡三縱三丈或二丈一丈橫數如其間數夏可以納涼冬可以就日其在余書室前者結竹屏隔之植薔薇木香以蔽外脩竹數竿以藉蔭而猶餘隙地可埒雜卉則有意焉而未逮也記榜額講堂題曰嚴尊門則題曰桃李勿忘其所有事也總記工費百二十金有奇先是總憲陸公秉虛檄縣助工二十金而謝侯劍緒亦割贖銀約三十金凡官錢之給自縣者屬局大使鄒某司出納而余所自捐別有籍要即以甯士所入用之甯庠非有損於余也時在丙寅冬仲陽生之旦當湖鈍叟趙維寰記

安化王喬紀畧

許令典邑人



吾邑自日角以來若張若許若顏以奇節衛社稷俎豆  
千秋者何其多也迄宋之季靖康之厄則有抗辭罵賊  
赴汾水死之王稟若繼三忠而起又何烈也自宋至今  
其登進士者四徵入尚書郎二千石督府叅軍者三土  
水之難則又有叅軍雄踴前武焉又何纍纍若若之不  
替也嘉隆以來學使者至無不錄其後以青其衿其在  
於今則王某是繼其後者將為纍若乎將為芹藻乎羸  
史曰張許顏三先生之功烈如彼其高也尸祝其如彼  
其久也而後之附梁公者紛紛也乃登進士赴弓旌者  
不少概見何與水有原木有本食其報於俎豆紳紳自  
有不爽者所從來遠且正矣余故因安化之派以迪世  
之混淆疑是者淮陽太守許令典書

甯志備考卷十一

六

圖經舊序

樓漳撰

國志之設尚矣自元和郡國

缺

寰宇九域等書皆受

命於朝

缺

之內一無所遺卷帙至繁

缺

其大綱

而已厥後郡各有書

缺

則登載已詳足以備史家之

採擇開卷而知其人之才否然搜討貴博而簡別不能  
精紀務實述而去取或不當敘詳異則易失之怪書人  
物則多失之夸列守宰善政而載筆者亦與焉龔黃復  
生人且不信乃併與其可傳者掩之皆圖誌之疵也海  
昌為今畿縣令尹古括潘侯景夔下車以來慈祥臨民  
儒雅歸吏政成暇日撫臨安志全書增攷攷隨命秀士



相與訂正之歷代之沿革山川之向背風俗人物賦役  
土產凡一邑之所當問者會粹滿編而以碑碣紀咏次  
之將與斯人仰許睢陽之餘烈挹張無垢之遺風以庶  
幾於起敬起慕垂受代而書成將鋟之木邑尉王牒崇  
謨漳外弟也介以請於家君敘其事於編首機務鮮暇  
乃命小子書之敢誦所聞以塞嘉命先祖缺 岐公頃  
歲由工部郎知處州作括蒼志繪郡境為圖以便觀鑒  
遂不失圖經之旨後有作者雖或加詳實本諸此云時  
在嘉定二年立冬之日

顧况集序

皇甫湜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恠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

甯志備考卷十一

九

淚與虎邱天竺諸佛寺鈎錦繡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  
為以為性結冷淡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  
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  
常所能及最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將誰與哉君  
字通翁諱况以文入仕其為人類其詞章曾從韓晉公  
於江南為判官驟成磊落以績入仕著作不能慕甚為  
衆所非為江南郡丞累歲脫縻無復北意起屋於茅山  
意飄然若將續古三僊以九十壽卒湜以童子見君揚  
州孝感寺君披黃衫白絹鞞頭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望  
之真白圭振鷺也既接歡然以我為楊雄孟軻顧恨不  
及見三十年於茲矣知音之厚曷嘗忘諸去年從丞相



涼公襄陽有曰顧非熊者在門訊之即君子也出君之詩集二十卷泣請予發之涼公適移蒞宣武軍余裝歸洛陽諾而未副今又稔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序

平夷頌序

董穀 邑人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奄有九有今上皇帝君臨萬邦太平二百年三代以下全盛之治無有過者乃今東夷兇黠狡戾至為反側我叛人逋竄沙嶼誘至亡命利動貪商始於辛壬延於癸甲東南幾省橫罹兵燹皇天厭亂默授哲人俾我本兵胡公文武全才代巡

奇制勝克當聖心爰委重寄超遷中丞提督軍務陞總

甯志備考卷十一

二十

制大展經畧延攬獨斷與神為謀勦撫隨宜機變莫測丙辰徐海授首丁巳王直革惡面元惡就虜群醜咸歸乃肅清瀚海之風濤洗滌邛山之腥穢上以舒九重之宵旰下以措萬姓於衽席偉哉績乎是宜寵頒新命位絕留都以奏膚功惠此南服昔勒石燕然徒誇兵力樹碑淮蔡示侈武功豈若今不殺之威行於徼外折衝之妙荒彼大東頌聲曷可已乎頌載遺咏

從吾道人說

王守仁撰

海甯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笑之不顧以為是天



下之至樂也嘉靖甲申春蘿石來遊會稽聞陽明子方  
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相訪入門長揖  
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禮敬之又詢知其為董  
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  
之彌側也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碎修飾邊幅為偶  
人之狀嘗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  
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  
山水今吾聞夫子言忽若大寤之得醒吾非至於夫子  
之門則幾虛此生矣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陽明子曰  
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稍知執筆為  
文詞記誦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

甯志備考卷十一

三

事間有從師學問者則哄然共非笑之指點若怪物翁  
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徧江湖蓋居北先輩矣一旦聞  
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做屣求北面而屈體  
焉豈獨今之時未見若人將古記載所傳亦未多數也  
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其氣質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為  
患不能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傲卒歸於究  
頑鄙倍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  
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  
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  
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者固吾之師也而  
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與之探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



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  
益充然有得欣然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  
平日之為社者或笑而非之或作詩招之反且曰翁老  
矣何自苦若是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揚鬢振羽  
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  
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子明子嘆曰聞之嘆曰卓  
哉蘿石血氣既衰孰能挺持奮發若少年英銳者之為  
乎真可謂之從吾所好矣夫世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  
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  
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謂從吾所好矣抑知吾之所  
謂真吾者乎夫父慈子孝忠信忠篤真吾之好也天  
下之所同好也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  
焉斯之謂從吾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  
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學毋自以為既晚也充蘿  
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

魯公史評

宋史臣

史評畧曰語云慷慨就死易從容就義難夫死事之臣  
何代無之即顏氏一門駢首遇害者三十餘人然皆激  
於一時之義未有凌頓折挫久而彌厲如公者方公在  
虜營虜露刃以前坎庭以待積薪以脇濱於死者百矣  
而卒引義以自決至遺書訓子自為志銘其從容就義



不更有難於臬卿之死乎曾子固有言唐之名臣忤時者不之乃且起且仆歷七八死而不悔者惟魯公一人余何以易斯言哉

鄉賢議

陳善

夫鄉賢之祀所以表前懿勵後來蓋朝廷風世令典顧近代所進舍有未盡協於至當之議者在昔賢固不系之為寵辱而非所進而進焉為黷祀非所舍而舍焉為失人於風世初指則悖謬甚矣即如海昌賢祠所列六朝迄今共計二十有九人而產自昭代者過半豈不斌斌稱盛乃以查公約之賢不得與於俎豆之列何哉夫論定於桑梓而禮舉於黌序今鄉評皆知仰止閔齋先

甯志備考卷十一

三

生而黌校不為追發奉常之議以請於主者詎不為闕典乎余於是不能無嘆

按陳先生議以閔齋先生未入賢祠為黌校咎似也余則以公論出自黌校此第可許於百年前耳今之黌校師生所聚族而謀者大較皆阿堵事其有議及士品風勵云云者必以為迂且怪尚可厚望之古道乎如余鄉馬廓庵孫雲衢兩先生清風介氣真是廉立頽俗而其子孫貧且弱曾無為之表章者乃以過侍御片言鳴之當道兩先生始得與於俎豆之列則夫閔齋先生事當有任其責者似未可為黌校咎也雖然雲間陸平泉先生為鄉國鼎呂當道亦既採輿論登之俎豆而其孫彥植



有所感憤至抱其主以出若將沈焉然則閔齋而果  
賢也亦安在其必祠余蓋感余邑賢祠之濫溢而於  
海昌之四十年來不入一人也竊有取焉

問病劄與許杞山

孫一元

得書知台仲抱病然為衆生病為己身病己身病日用  
動息篤敬以涵養之久則粹面盎背衆生之病亦化矣  
此道沉溺已久獨吾台仲可以語此暑益蒸幸宜勉幸  
宜勉

賀入諫垣劄與杞山

王守仁

榮入諫垣聞之喜而不寐非為台仲喜得此官為朝廷  
喜得台仲也孟子云人不足與適政不足間惟大人為

甯志備考卷十一

二

能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碌碌之士未論其言之  
若何苟言焉亦足尚矣若夫君子之志於道者則不然  
必時然後言又不專以敢言為貴也去惡先其甚者顛  
倒是非固已得罪於名教若搜謫瑣屑亦君子之所恥  
也向時格致之說近來用功有得力處否若於此見得  
真切則所謂一以貫之如前所云亦覺瑣瑣矣

慰唁疏與許杞山

王守仁

吾子累然憂服之中顧勞垂念至勤賢郎書幣遠及其  
何以當道不可須臾間屈喪亦學也而喪者以荒迷自  
居言不能無荒迷耳學則不至於荒迷也故曰喪事不  
敢不勉甯戚之說為流俗忘本者言喜怒哀樂發皆中



節之謂和故哀亦有和焉發於至誠而無所乖戾之謂也夫過情非和也動氣非和也有意必於其間非和也孺子終日啼而不嗑和之至也知此則知居喪之學固無異於平居之學矣聞吾子近日有過毀之憂輒敢以是奉告幸圖其所為大孝者可也賢郎器質甚美適當冗結不及與之一言殊負遠來不久便還林麓後會尚有可期草草佈謝不盡

論學劄與許杞山

徐愛

邇聞希顏守中誦吾兄德業日新篤志聖賢之學時與陽明先生言之未嘗不喜動顏色蓋當吾道孤子之秋而得如吾兄挺然特立之資為之先鋒則凡疲兵弱卒未有不知感奮者如是復何憂不濟耶學力易畫聖道無涯更望益新舊業遂登聖域恃知愛何敢以己所未能乃遂不以告也

論學劄與許杞山

鄒守益

長安之別歲律八改宦轍參差坐缺動定之敬頃會從吾道人備知習靜養高超然邛壑某為多病所困弗獲乘棹款門以奉新得懷如之何良知之教精瑩明澈如明目中一塵不可伏就使金屑玉屑一或入之病與塵等高明深造自得當有以發師門之蘊何以垂教鞭其不逮

論學劄與許杞山

邵銳



銳多病廢業入秋體力漸佳又苦俗累縈擾不能凝靜  
讀書可嘆可嘆竊謂吾人須有溝壑喪元之志始可以  
自立必有省察克治切已功夫始可以有成不然徒恃  
意氣撐駕一時畢竟何益而僕躬自蹈之日益狼狽吾  
兄千萬終教幸甚

論時事劄與杞山

邵銳

國是漸搖黨事且起吾人忍自敗壞一至於此遠臣過  
計寢食靡甯奈何奈何子材德業日新真是豪傑相  
觀之益尤有深望

春回卷跋為查給諫

陳繼儒

劉禹錫云官不前定何名真宰王鑣云緣業先定吉凶

甯志備考卷十一

二六

乃來此皆為數所縛也余不心肯此言夫定數之說不  
過為躁人下一清涼散耳若忠臣孝子孤憤激烈爾時  
成敗生死已置度外有鬼神無從把握者從來真忠孝  
決為上帝所憐春回枯木自是定理若查先生之抗疏  
觸譴業瀕死而卒賜環回思二十年前夢象若持之券  
也此豈數之所能制乎語云造化本無心衆生自造化  
蓋先生造化在手夢先告之耳

唐吳府君墓誌君台州刺史

羅隱撰

黃巢之叛天下騷動杭之豪傑橫戈執挺以衛鄉里者  
八人時立八都之號太傅渤海府君居其一焉君諱公  
約字處仁姬周盛族全吳胃裔今為杭之餘杭人時鹽地



屬餘始以勇膽智畧為郡邑推以禦衆功晉御史中丞  
抗奏改硤石為訓齋所推鋒破銳日著聲績累官秋曹民  
部二尚書自始及末為將三十年家無長物斯亦名將  
之高節也乾甯四年六月二十一日啟手足於硤石之  
私第享年五十有八以明年正月卜宅於錢塘之新亭  
鄉桐扣山之原禮也君娶樂陵石氏生男一重裕河間  
邢氏夫人繼焉生男二曰重禮曰重裡女二人未笄將  
葬君嗣子以隱鄉里之舊既請銘其墓矣而復以詩一  
章文其美於道之隅詩曰吳山蒼蒼吳水泱泱降生英  
靈為公為王以巖缺旅以奠封疆派而別者我亦鷹揚  
取直之功捍衆之績雖從本軍實展良畫乃自西佳遷

甯志備考卷十一

五

於硤石主君東伐諸將西征賈以餘勇資其銳兵藉山  
霧廓京口波清耳從貂冕始拜東卿吳會紛紜淮夷奔  
競驅其凍餒犯我疆境躬勵精卒恭承上命雪霽松貞  
風中草勁元戎承制聖主酬勞優游渥澤司元望高所  
謂鷄省全資豹韜乃頌異寵乃正華資大國網紀雄藩  
羽儀牀間牛鬪柸裏蛇疑天胡可測神亦難知有仁於  
時有功於物一代殊勳二品清秩不謂不達何獲何失  
瑞馬祥羊金箱玉室 守秘書省著作郎賜緋魚袋羅  
隱撰文

唐舒論墓誌銘

名佚

論望出天水郡公諱璩父平論平之第二子時年廿有



四貫杭州鹽官縣靈泉鄉以元和九年甲午歲十月十四日終於天長鄉之私舍以其月三十日窆葬於當縣西南四里買裘氏地論未婚父平併其兄弟恐陵谷變遷桑田改易勤為誌記 詞曰青青松柏落落澗石蓬蒿裏中長歛魂魄缺閉泉門千秋永隔

唐梅府君墓誌銘

名佚

梅氏之地望在汝南府君之世業居海昌祖諱羅父諱慶皆遨遊時世遁迹邛園府君慶嗣子也未及弱冠即蒞齷職遞歷衆局至於首統遊刃其間廿餘載自後預懷高尚香思退休缺 千家倏遷十稔乃迺知已薦缺 赭山未越月而政聞缺 司差効浙東監盜不踰年而盜

甯志備考卷十一

天

伏法自是姦人懼反訟於公公自夏初雪濫於越會廉察榮公鑒其冤尋與申白上命未回而公邁疾奄然長逝春秋五十有四娶廬江何氏夫人君無賢嗣有女一纔及笄以咸通 年十二月廿五日歸窆於鹽官縣之昌亭鄉新建營禮也爰勒貞珉永期不泯銘曰缺之缺 兮必摧玉之堅兮必缺魂之往也不回缺之逝也永訣

按營字是學字

缺之缺兮缺 隙之光兮電掣嘆兮悼兮向泉扁是缺

唐萬府君墓誌銘

名佚

君諱仁泰字國甯其先扶風郡人祖翹父清君清次子也招隱不仕里仁于居性耽琴書情欽義友 泰山其頽梁木斯折以元和二年二月廿七日邁疾終於私



第春秋五十有四以其年十月十九日寔於杭州鹽官縣蘭陵鄉 硤石市東一里娶彭城劉氏生男某次楊次璵次通二女各適它姓摧巒缺棘悲消響霆恐後桑田變海故勒貞珉為誌銘曰立宮冥冥兮曉不開魂魄蕭蕭兮啼方哀愁雲靄靄兮雨添淚松柏颯颯兮風缺唐鄔府君墓誌銘 名佚

鄔君諱某厥先太原人晉既喪亂遷於江南府君即有唐故侍御史元某之次孫也性好古以書籍耕鑿缺出處不撓於時待鄉親交友以缺固未嘗失之矣夫人顧氏少負邑里之譽賢德節行缺於府君和若宮徵生三子長曰頌次曰某季曰昇並聞詩禮君甫順耳順而

甯志備考卷十一

三

諸子尚未成人但可終於溫清何遑仕宦也居喪之情殆至毀滅貞元中時艱賦煩故頌為運漕之使星行晨驅號泣之誠傷感路人十五年春正月比自維揚旋於海昌乃謂二弟曰宗墓廣眾塋隴櫛比乃相與卜地得海昌里之一墟南去古墟三十步欲報之恩缺更病迭起缺 生墳鄉人助之無取也孝矣哉銘曰海昌之里馬牧之墟孤墳歸如歸生之餘送終伊何家有孝子卜兆伊何青烏是缺 千歲蒿里百年過已

雲村老人墓記銘

自撰

雲村老人伯台氏名相卿許故族居杭之海甯靈泉里晚徙紫雲自稱雲村老人云老人生世七十九年嘉靖



三十六年秋寢疾知不起且慮子若孫狗俗飾終將乞  
藟文誣我蒙羞入地無絕已時已恐來世有稽無徵也  
則手書於墓石曰雲村老人平生行業無可紀撰先古  
系緒載於湛若水志皇考封給事中府君葬語中老人  
以成化十五年九月十六日生於外祖父俞氏三歲失  
哺少長善病弱冠始為學甫壯於仕于 朝給事中歲  
餘自免歸久之以中外諸司薦 詔補原秩辭疾乞致  
仕以竄籍鮑郎鹽課司奏聞報 可於是結屋紫雲山  
中水石幽勝處食力詠志讀書彈琴無一跡抵親交城  
市四十許年而終嘉靖三十四年四月島夷突犯海防  
老人走折左股一捫之頓踊呼號曰人同有生之樂而

甯志備考卷十一

三十

吾獨不免殷憂畢此生哉夫天之賦我者學未克見於  
道父母之生我也老乃更殘其遺忘親不子負天非人  
奈何尚猶立覆載戴面目名人也乎痛恨不終食輟也  
老人長子聞過先老人死晚舉少子聞造過子敦儉敦  
儲儲質美而殤儉子令已令甲令丙嘉靖三十六年八  
月初九日鷄始鳴號老人夢指畫太極圖動靜交處已  
而吸清露三巨觥味爽而寢遂病日彌留銘曰  
嗟夫子乎冥驚畏途冒襲慙譽一真旋隙衆患攸萃室  
嗜辛螫巷賂群吠物匪胥戕事有必至聞之先民知我  
希而我貴吾乃不得與此吾徒生死而已爾

雲村老人像贊

自撰



少也英英長也稜稜壯也錚錚衰以耄也螿坏穀哺遺  
身世兮普騰惟進而昧夫時之不可挽也幾難免乎世  
則退而遊於物之所不能役也聊復得此生已夫

又

自譏

昂七尺而中空空酣羣籍而理夢夢志將身挽一世風  
還前古而力莫之從若夫攘攘沾沾費辭喜事與餘子  
較身後之名也厚靳全慵生而進如讓退如螿尚剡薦  
乎何有沒而碑不文墓不封况社祝兮奚庸士論安所  
物色畫史若為形容於穆一元吾其大同

祭臯蘇將軍廟文

宋高宗

畧曰胡馬來此緣逐金牛牛沒尾掉空回可羞拔劍自

甯志備考卷十一

三

別曾無怨尤至今父老能道所由云

云

祭張橫浦文

方滋

嗣

乾道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敷文閣直學士方滋遣嗣孫  
靖昭祭於張公子韶尊兄之墓嗚呼海內知己如公幾  
人梁壞山頽晚缺安仰日月遠矣聲容隱然永懷平生  
方寸屢折造官荆渚寄徑近郊王事有程汎掃無路姑  
馳一介致敬九原云

云

祭張橫浦文

史浩

紹熙元年歲庚戌八月癸未朔太師保甯軍節度使致  
仕魏國公史浩委姪塔知鹽官縣事陳恕敬祭於無垢  
先生待制侍郎張公之墓惟公學承正宗文肩前輩卓



行珠玉淨無瑕類射策廣庭英俊如蝟公以萬言奉當  
大對臚唱哀然名喧海內持橐從班表帥在位退食私  
室門多旌旆一世人龍孰不愛畏浩掌郡庠時適相值  
傾蓋忘年雅推聲氣端笏趨隅薦牘見舉公之舉詞深  
有旨味識超幾先意傳經外惟此八字三宵不寐思而  
得之實錄無愧予婿宰邑近公墓隊命掃松楸嘗加葺  
治追念知己臨風墮淚云云

雙廟祝文

吳由撰邑令

咸淳三年令吳由率同官寓公邑庠諸生以十月十六  
日巳巳祭許公於廟蓋公盡節之日也曰由幼讀書而  
知有睢陽戰守之烈茲試令而獲武原忠義之卿私竊

甯志備考卷十一

三

為幸因與邑寓楊君均訂之舊史曾之通鑑參之長歷  
夫然後知睢陽陷於孟冬之九日後七日而公竟以不  
屈死爰於是日載舉祀事於廟庭之下以補舊典之缺  
以慰邦人之思云云楊均撰侑祭樂章載圖經不具錄  
雙仁祠祝文 辛自修邑令

李唐不競胡虜遂猖河北諸郡倒旗迎降惟公兄弟鼓  
車堂堂誓死僇力江淮之防賊下矢石披襟以當罵不  
虛口烈日秋霜生以忠進死以忠亡二難抗節千古流  
芳某忝職茲土祀典孔彰尚冀靈爽福爾鄉邦

雙仁祠祝文

吳堯時邑令

嗟哉二公赫赫精忠遭時不造羯胡肆克漁陽鼙鼓雲



擾京東閔中失守河北望風二公倡義盡瘁鞠躬起兵  
討賊期建茂功夫何天欲畀公以完節遽爾糧盡而矢  
竭城陷被執怒激奸雄比死而罵不虛口臨難而抗節  
致忠難兄難弟今古誰同某職司是土敬仰高風屆值  
秋仲聊備樽俎以報厥功尚祈昭格錫祉無窮

安化王祠祝文

鮑觀光邑令

惟神忠貫星日勇撼天山始為都統茂績班班太原鎮  
守砥柱狂瀾死殉國難氣湧江湍父子一轍忠孝兩全  
天子駐驛錄後臨安褒忠錫爵賜第鹽官百世之下餘  
風可觀某等宦轍雲寓瞻仰英肝報功崇德脩此豆籩  
神其歆格薰蒿曖然

甯志備考卷十一

三

按曖字偏旁疑从小或  
从日

甯志備考卷十一終